

求花

那兩株無性生殖的花樹不怕人採，摘一朵，就開一朵，在冷鋒過境的連假日，隨時有人填滿空白。我猶自疑惑，明明最深的冬天了，什麼花開得那麼慷慨？枝葉縫隙間，探出來一張好陌生的臉，拚命朝著我叫喊在這啦，排好久的隊了……聲音聽著耳熟，蒼天下，喊得如此以假亂真。

隊伍人群聽到她呼喚，都以為我們是對夫妻，於是左右開道，自動讓出位置，賦與我特殊通關的權利。眾人的灼灼注視下，我再被動，只得對號入位，一把臉燒得羞紅。

阿琪結婚後，我倆還是頭一次約見，我努力想看透她的容顏，盛放的花樹映照之下，五官依稀還在，輪廓不對了，從前的精緻少女，如今渾身粗陋，很不真實。

她帶來一份禮物。

包裹裡，好像躺著一隻蟬，剛自樹上脫殼的那種，整包塞了過

來，我驚嘆從沒抱過那麼小的嬰兒，雙手忙不迭折成搖籃狀，好奇地問男生還女生啊？

她嘆道是男生我還要來這求花嗎。

小生命偎在我懷中，做著什麼甜夢，像是來自不知名的異世界，軟綿，脆弱，手無寸鐵，在喧嘩聲中被不同的手運來運去，也能安心酣睡。不過，她這是在睡吧？我全副心神開始離不開寶寶的呼吸。

喂，身為一個舅舅的感覺如何？

我開玩笑說超級棒的，因為可以把她還給我姊。雙手如一個搖籃，遞過去，被阿琪躲掉了，她搬出奇怪的理由搪塞我：難得出來就是讓你體驗一日保姆的滋味啊。

莫名其妙地，我就當上舅舅。大學時期，我們慣以姊弟相稱，還曾戲言老了無伴要住一起，互當對方的拐杖，兩人三腳出門曬太陽。我們兩個特別了點，男的不愛女人，女的不愛男人，相約在無

依無靠的未來，住進一個模仿幸福家庭的空間，由老去的同學當永遠的家人，愛叫誰老公老婆都可以。

與她並肩同行，整個感覺都變了，當然她早忘了當初假鳳虛凰的誓言。她在同婚通過的前兩年，徹底斷了交往許久的女友，選擇跟男人形式婚，當知道女人與女人也允許合法結婚時，倒開始反對了，非常激烈的姿態與聲口，因為自己再無權享受，還成為最後一批犧牲品。一想到此，我覺得很悲哀。

還好，婚姻中她不必交出身體，假丈夫也不愛女人。

那娃兒怎麼蹦出來的？

輪到阿琪求花，石頭地板上，啪嗒啪嗒啪嗒，爽快的三聖筊，工作人員說恭喜恭喜，去摘紅花囉，下胎會生女兒。她非常失望。

求到白花，才會生兒子啊，再排一次隊吧！賭氣似地拖著腳步，走向人龍的尾巴，又一趟輪迴的旅程，等前方人潮消化，等他們都求得了各自的夢想。唯一要憂愁的，是怕白花總有摘光的時

候。

假日的配天宮外，瘦長的開元路上人車洶湧，攤販就地開起店來，柏油路面頓時成了小集市，吹泡泡的小瓶子，卡通人物的鬼臉氣球，炭爐上的大腸包小腸滋滋噴油，冒出一大陣白霧，混和宮中興旺的香火，交織出朴子市區的煙雲。古廟不顯蒼老，外觀修得更富麗了，生了孩子的人回來這裡奉磚獻瓦。而那兩株幾尺高的巨無霸花樹日夜鎮守著，沒人交接，也不嫌腳麻。

看見攤販賣的氣球繫在阿琪的手腕，兩人之間尷尬的氣氛被陣陣人聲沖淡了，我終於藏不住內心疑惑，拐個彎探問：你們不是形式婚嗎？阿琪開門見山說幹嘛扭扭捏捏的，我知道你想問啥，怎麼迸出這孩子，對吧！當然是去醫院做試管啦，我沒法跟男人在床上傳宗接代，擁有這孩子，只能靠人工。

這種幸福的形式半點也不令我嚮往，一樁虛幻的婚姻才剛剛起頭，她得撐過一輩子，想到就好累。

然而世事難料，說不定她是獲得真幸福的人，年輕的時候，不

必面對旁人的質疑；臨老的時候，假的丈夫，真的女兒，假的都變成真的。雖不保證他們願意相守看顧，至少提高了機率，避免孤獨死的結局。

嬰兒醒了，要找媽抱，嚶嚶假哭著。阿琪難得鬆懈，不準備接手這個負荷，僅將買來的氣球繫上胖嘟嘟的小手臂，吸引孩子的注意，分散孩子的注意。

啜泣停止，氣球在頰邊搖擺，似我長出另一顆頭，加上抱個嬰兒，就好像有三頭六臂了。她手舞足蹈，令我無法閃躲那顆球體，要等到它消風才能免於陣陣撞擊，這就是為何我反感抱嬰兒了。但我也害怕放下嬰兒，自己生的可以罔飼，罔育，清彩顧，這可是別人的嬰兒呀，搞丟了，弄傷了，拿什麼賠？我這輩子可生不出一個子來還。雙手出力更緊，彷彿怕那顆灌飽了氫氣的氣球，不經意帶著所有幸福飛走。

生兒子，是阿琪婆婆再三吩咐，盼望能抱個男孫，後繼有人。若生不出來，婆媳關係將更加冰冷，丈夫雖是假的，婆婆可是真的！她決定聽話，來赫赫有名的古廟求白花，都演到這步田地了。

她連婚禮都沒邀我們這些老同學，怕洩底，也擔心往日愛人來鬧場。上禮拜卻重新連絡上我，假日陪她來朴子求花。阿琪不知從哪兒道聽塗說，找個Gay陪求花，包生男。我問幹嘛不找妳名存實亡的老公，他也是Gay，她說難得見他人影，不知又留連誰家的雙人床。即使沒有夫妻之實肌膚之親，同處一個屋簷下生活，似乎也得面臨無數難題。

看著懷中的女娃，我隨口問起，試管可以選性別嗎？

她打開回憶的話匣子，說可以，但很難深信。當初植入兩個胚胎，雙雙順利著床，本來還很奢侈的煩惱，如果兩個都男生該割捨哪一個？十一週時做了絨毛採樣，竟是一男一女……

前後左右的人群忽然靜了，張開耳朵，對這些傳宗接代的技術展露高度共鳴。我打斷阿琪，說女生也好不是嗎？她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繼續辯白說當然不是女生就不留，是真沒辦法，等到十三週才決定捨掉女生，結果醫生告知男生胚胎狀況不好，勸我減掉男生，我可是一直祈求有一個能自己消失，當媽媽的怎能做出這種選

擇……

我不知該裝出什麼表情，擺出什麼姿態，給她什麼回應，她真的是我大學認識的阿琪嗎？她說的東西好深奧，離我如此遙遠，卻突然感到羨慕。想像自己空空如也的肚子，如何能孕育出一個生命……她還在叨念，想把那個無緣的男胎生回來，但再做一次試管真的好怕，植入後的情況根本沒人知道，很多事情只能交給神明安排。

氣球玩膩了，孩子的手指開始不安份，朝我脖子摳摳弄弄，她可是歷經子宮裡的戰爭後倖存的胚胎，精力無窮。阿琪嘆氣說有個孩子就是這樣，狼狽的我微笑，沉吟，不確定該做什麼反應。

整個空間都在求嬰兒性別，抱個小生命，自然成為焦點，像一張白布，吸收眾人投射的曖昧笑容。一路已有不少遊人香客湊近，詢問寶寶是男是女啊？用貪婪的目光企圖驗明正身。走進宮裡的人都太愛花，地面不會有飄落的牡丹，所以我想快閃踏行，不怕踩壞誰的求子夢。人還沒移動，嬰兒先哭了。

阿琪聞向嬰兒的屁股，說大號了，你怎沒聞到臭臭的味道？我們只得前功盡棄，偏離求花的隊伍，就近找一道磨石子的矮牆坐下，看她不慌不忙從沉重而垮的大背包變出毛巾、濕紙巾、塑膠袋、尿布，換尿布的動作，很像把收到的禮物拆開，再重新包裹，這就是當媽的本領吧，在突發狀況尚未擴大成末日災難前，熟練地擺平，收拾。

世上最嫩的皮膚，淹在潮濕的尿布裡，開始起疹子，難怪嬰兒會哭。提著那一坨廢棄的尿布，不管沾的是大號小號，固態或液體，沒覺得髒，感覺像誰的老母親淚濕的枕頭。

重新接過小娃兒，手足不再無措，擺出一張柔軟又符合人體工學的手床，嬰兒不哭了，剛釋放了眼前大事，通體舒暢，小小眼睛開始滴答溜轉，兩道縫，好滿的黑眼仁，掃視我的五官，左一遍右一遍，蹙過來蹙過去，接著竟開始比手畫腳，發出語意不明的喔喔聲，所有動作都帶上暗示，這小生物正看著我思考。知道了這點，那一刻的我竟有點畏懼。

猶豫要不要回到求花隊伍之中，人看起來沒在動，跟團簇的花

瓣一樣擠，連季節也失去方向感。求個白花，怎那麼困難啊？阿琪的背包口伸出一抹顏色，是方才求到的紅花，不可思議的靈花，不過是聚酯纖維做的，渲染得極其紅豔。我已厭倦這些假樹假花，剛得知後亭有一株活的四季蘭，據說也很靈驗，我必須繞過香爐去找它。

火好旺，香枝不停撲撲冒煙，吹向每個真情或假意的男女，使那口香爐看來像一個參透世事的老菸槍。煙霧中，四季蘭的身旁也圍滿人，老一輩的企圖用身體去摩擦，來來回回貼著樹幹，哪裡疼就貼哪裡，不過今日靈樹生病了，工作人員跑來築柵欄。既不能摩樹，眾人開始轉換目標，瞄準我懷裡的嬰兒，問東問西起來。唉，阿琪的女兒怎搶了四季蘭的風頭？

逃出四季蘭的人潮，找到阿琪，重新投入牡丹花的隊形中。離開隊伍就很難排回隊伍，因此再長也要守著。求子的鬧聲不斷，摘花的行列越拖越長，古廟的一點靈氣全給人群淹沒了。阿琪安慰自己說排隊划算，等再久，也沒做試管花的時間久啊。

我們終於排到時，工作人員認出我懷中的小女娃，說你們剛剛

求過花了，一人一天一次，阿琪厚著臉皮指著我說他還沒求耶，我海枯的眼睛望著阿琪，娃娃吸盤似的指頭黏附著我，使人無法丟下
一切逃跑，又怕被旁人誤認為不盡責的父親，只好硬著頭皮上場求
花，一邊抱著阿琪的女兒，將兩片筊拋向空中，很怕丟出去的不是
筊，也沒看結果是聖筊還笑筊，直到工作人員說恭喜你求到白花。

四周一大圈嫉妒的眼神，我能聽到他們內心聲音說你們夫妻倆
已經有一個娃兒啦，現在又求著個帶把的！樹叢空了一個位置，白
花少一朵，男嬰就多一隻。手忙腳亂中，阿琪搶過白花說送我吧，
回去對婆婆有交代。

這是我求來的，怎麼嫁接到她的緣分上？不過，我的確用不到
這好運，賣個人情，送給老同學，否則冷清的室內一朵花開得多孤
寂。

這還是生平第一次送女孩子花，沒想到這麼奇怪，祝妳得子
囉，我恭喜她，隨即劃清界線說下一胎又生女兒，不干我的事！

不要烏鴉嘴啦，阿琪啐了一聲。

那兩株花樹不知何時補滿牡丹，一片紅紅白白，開得那麼無預警，整個世界一下就來到繁衍的季節，令人無法抵擋生殖的渴望。神明賜我白花，我的人生將會有個兒子？來到香爐前，同身上掛著的嬰兒，謝過神明，在繚繞的煙雲裡疑惑不止。不斷有人歡天喜地經過身旁，是幸運的父母親，把求來的花梗夾在手上，插往衣領，人也像是襯衫上一枚印花，開得那麼假。若寄望花朵跟我回家，日夜看它永生不凋，求花的人倒先憔悴了。

阿琪強要白花，仍不滿足，挨著密密人叢，欣賞整樹高低的白牡丹，此時，天空與地面同樣擁擠，讓我頭暈了，得找一堵石牆棲息，得告訴自己在倒下前，不可正面落地砸傷嬰兒，不能倒在人來人往的過道間，接著屁股就這麼摔向牆角。

痛一下，冷靜一陣，暫離求花人潮，這才發現雲層漸厚，下晡的風捎來刺寒之感，趁手臂快要麻木之前，左邊一些，右邊一點，挪來挪去的，築起可靠的屏障。抱別人的小孩是好高壓的事，孩子該也奇怪，這個圈著我一整天居高臨下的男人是誰？

突然一陣勺…勺…的聲音自胸口發出。

低著頸子，把右耳湊向前。爸爸！她衝著我，開口一叫，剎那間，所有的喧鬧都聽不見了，我恍然明白所謂的父愛母愛長得是什麼模樣。

我不是妳爸爸，要叫叔叔。妳聽明白嗎？

平生第一次被叫爸爸，唉，為人父的快樂，真是樸實而無華阿。忽然想到這麼小的生物只會發幾個單音，哪能明白詞彙的意涵？像深冬了還在大開的假牡丹，一切都是美麗的錯誤。

雖說被騙，也算一種幸福的形式，但別再叫爸爸了，否則給阿琪聽到又會怪罪這無辜的女兒隨意認人作父，耳不聰目不明的。輕輕搖晃，這一聲爸爸，收藏在腦海反覆鳴響。反覆思量，神明無端賞給一個 GAY 白花，令人摸不著頭緒，求來的牡丹，真會在某個好年冬應驗，於誰的肚皮裡開花結果？單看這麼多來還願的證人我就甘心相信，未來的某天，真有讓男人生子的技術也說不定。

阿琪神色滿足地走來，注意到席地而坐的我，和放養大半天的女兒，這才伸出雙手預備交接，而一整天下來，我手臂卻稍微習慣抱孩子的姿勢了。

喏，還給你，當了大半天的免費保姆。

孩子還沒完全放手，阿琪便用力拆開我們，嘖一聲說她還想給你抱耶，倒挺有當爸爸的潛力的，真的沒抱過小孩嗎？我啞然，那一聲微弱的爸爸在腦中嗡嗡作響。

出了宮門回望，牡丹開滿天，這人為的永恆春天，幾乎把我唬住了，只能在道別時刻硬湊出一番話：老同學不知下次見面是何時，該是來朴子還願的時候吧？

她說朴子反正都會再來，生男孩，要來還願，生女孩，又要來求花了。

男女都好，生了，記得讓我抱抱啊。

